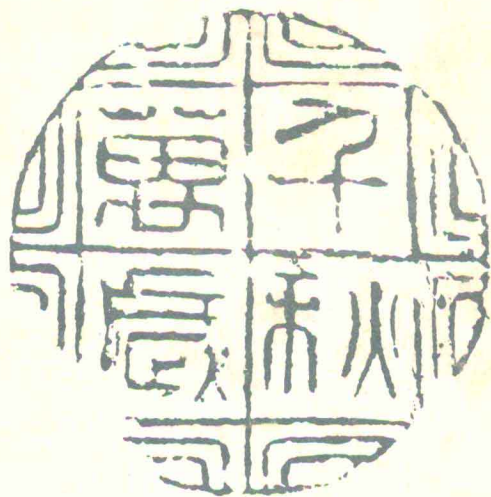


近現代中國叢書

先賢傳記叢刊

不屈的山嶽

——霧社事件——



近現代中國出版社印行

不屈的山嶽

——霧社事件

近代中國叢書·先烈先賢傳記叢刊

不屈的山嶽

——霧社事件

定價：新臺幣五十五元整

著作者：李 永 熾

編輯者：近代中國雜誌社

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

臺北市郵政信箱第三六四五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一〇九六七七號

出版者：近代中國出版社

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

總經銷：中央文物供應社

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

印刷者：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

臺北縣新店鎮文化路二巷三號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四月 再版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七四一號



先烈先賢傳記叢刊序言

先總統 蔣公有言：「我國歷代志士仁人，每當貞元剝復、存亡絕續之交，毅然以天下國家爲己任，發揚民族精神，恢宏固有道德，從而宏道作人，轉移社會風氣者，史不絕書。」誠然，賢者之所以能撥亂世反之正，就是因爲他們願意竭其良知、毅力來改造社會，轉移風氣，而絕不爲社會風氣所轉移，且良知、毅力愈加激揚奮發，則其所影響、所成就者亦必愈益磅礴偉大。

民國前十八年，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首先發表宣言，即以「振興中華、挽救危局」爲宗旨，在八十餘年的革命進程中，我們已經先後完成了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打倒軍閥、統一全國，並獲得對日抗戰勝利、光復臺灣澎湖失土、廢除不平等條約、實

行民主憲政，一次接着一次的革命任務。以上這些光輝歷史，原就是由於先烈們以其赤心、鮮血、熱淚鎔鑄而成的豐碑。但在先烈們的同時，也還有不少魁偉賢智之士，他們居則砥礪風節，出則動關大計，「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亦就塑造了立懦廉頑的典型，從而提供了對時代的偉大貢獻。我們面對這些先烈先賢，都應該有着孟子所說的「人皆可以爲堯舜」，「我由未免爲鄉人」的惕厲！大家不妨先找出幾位和自己性向相近的楷模人物，來鎔裁自己，砥礪自己也鞭策自己。

「近代中國社」基於此一認識和要求，特邀請當代名家以真摯而生動的歷史小說筆法，分就有關先烈先賢的身世、生活和思想、學術、操持、云爲，以及其對國家民族的貢獻，加以明確而平正的敘述，集爲一部「先烈先賢傳記叢刊」，我們十分希望她是兼具學術、文藝

與教育意義的讀物。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我們謹以和此一樣的心情，虔誠的希望忠肝、熱血的革命青年，從這一部叢刊裏，獲得您所希望獲得的啓示和鼓舞。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秦孝儀謹序

不屈的山嶽

——霧社事件

目次

一、神木傳說與征日英雄	一
二、花岡一郎的心路歷程	二六
三、可憐的瑪香	四八
四、烏托夫神的憤怒	六七
五、霧山怒嘯	九一
六、魂歸神木	一一七
七、尾聲	一三一

不屈的山嶽

——霧社事件

一、神木傳說與征日英雄

近年常從臺灣各地發掘出黑陶文化和彩陶文化的遺物，證明先史時代臺灣已有居民，並且在文化系統上是和中國大陸居民同一源流的。因此，不論過去認為臺灣山地同胞是春秋越國遺民後裔也好，或者說是來自大陸別處也好，總而言之，他們是中華民族的一支，乃是無可置疑的。

臺灣南北走向的山脈中，摩雲的高峯連綿不斷，從北部到中部有：南湖大山、中央尖山、雪山（次高山）、奇萊主峯等，都是海拔三千五百公尺以上的高山。奇萊主峯南邊，臺灣中央偏北地方有「能高山」，海拔三千三百公尺左右，這座山是高山同胞泰耶族與布農族的分界點，山北住的就是泰耶族。

泰耶族的十二個部落散布在能高山西側一千公尺到兩千公尺的山腰和溪谷中，日據時代這十二部落，統稱為「霧社蕃」。在日據時代，居住臺灣的人被分為三等：一是征服階級的日人，他們自稱「內地人」；其次是漢人，日人稱之為「本島人」；第三等是高山同胞，日人稱之為「蕃人」，後來改稱「高砂族」。漢人與高山同胞都是受壓迫的被征服受奴役的，「霧社蕃」這個名稱，就含有輕蔑之義。日本侵略者決不會給予被征服地區居民公平待遇，這是歷史事實。我們現在姑且將「霧社蕃」這個侮辱性的名詞，改稱為「霧社部落羣」吧！

霧社部落羣中，住在今南投仁愛鄉的深山裏，距霧社最遠的一個部落就是領導高山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統治暴政的馬赫坡部。

高山同胞往往流傳有許多美麗的神話和傳說，霧社部落羣也不例外。他們認為宇宙造物主和人類始祖都來自一株名叫「泰洛斯」的神木。這株參天的古木據說是生長在能高山的深山裏，樹齡已超過八千歲，黛色參天，摩雲亭立，樹身的直徑超過二十公尺。神木東邊的一半長得像一張人臉，但却不辨男女，常以嚴峻的神色，從能高山顛俯視下界。西邊的一半，長得生氣蓬勃，枝葉扶疏，根幹廣披如巨屋，樹枝覆蔽天日，可供數百人在其中野宿，即使

下雨，也滴水不漏。山胞的神話說，開天闢地時，神木剝下自己的樹皮向四方散播，這些樹皮有的變成鹿，有的變成豬，奔往山谷；有的變成鳥，飛向天空；有的變成人，向山下走去。這些神木的子孫一直繁衍至今。

相傳泰洛斯神木本有雙手雙腳，有一次遇到狂風暴雨，神木的手腳全部折斷，從此以後，人間瘟疫流行，男女不倫之事就常常發生。還有一次，一個男人在神木下言笑無忌，觸怒了神木，於是，天色突轉陰黑，暴風急雨，天地都大震動。從此，山胞遂奉這株大樹為神聖的靈木，不敢輕易接近，即使必須從樹下經過，也決不敢抬頭仰望，只能俯首疾行而過。大家都相信如對神木不敬，就會遭受天罰而喪生。

霧社各部落的山胞都認為自己的祖先是由泰洛斯神木而生，人死後即將再回歸神木之中。山胞相信，人死之後，一定要經由那懸掛天際的虹橋而通往彼世，如果生前偷、盜或作了其他壞事，或者從未獵獲一顆異族的頭顱，都會從虹橋上掉下，墮入地獄。相反的，如果生前行善、勇敢，就可平安渡過虹橋，回歸生命的來處——泰洛斯神木，和自己的兄弟姐妹及歷代祖先，永久住在一起，快樂無憂。

能高山上茂密的森林中，宿有自己祖先的魂靈，朝夕護佑子孫，人間的吉凶禍福都由靈

樹來論斷。這種信仰成為霧社各部落的精神支柱，促成部落成員間的連帶感，彼此和平相處，親如家人。

但是，自從日本佔據臺灣以後，由於積極推行理蕃政策，除將山胞賴以謀生的公有土地收為官有林外，也使山胞部落內的人際關係發生了很大變化，一向純樸快樂的生活逐漸消逝，原有的勇敢、自由精神也逐漸失落。據日本殖民規定，每一部落都派駐有日本警察，管理部落中一切事宜，小自日常生活，大至風俗習慣都需受日警監視。霧社各部落首領，以馬赫坡社的首長莫那魯道，聲望最高，山胞們尊奉他為十二部落的總首領。當時派駐馬赫坡社的日警，按照規定應為甲種巡查兩人、乙種巡查兩人、警丁一人。但一九二七年，馬赫坡的日警只有乙種巡查兩名，其中的柴田巡查是這一年剛到任的。他認為要改革「蕃俗」，首先必須了解蕃人的傳說，再加上他自己對神木也極感興趣，於是，選了一天，柴田來到馬赫坡社首長莫那魯道的家。

「大人，請坐。」莫那魯道用不十分標準的日語說。

「喂，莫那！我明天想上能高山去看那株神木！」

「大人，這可不行啊！無緣無故到那裏去會觸怒神明的，會給我們族人帶來不幸！」莫

那魯道低聲下氣地求告。

「嘿，莫那，在天皇陛下教導之下，你還相信這些，豈不是太迷信了嗎？」柴田忘記他自己也迷信日本人是天照大神的子孫。

「大人，不是迷信，是真的。」莫那魯道低語。

「不管怎麼樣，我要你明天給我帶路，伊娃莉也一起去！」

伊娃莉是莫那魯道的次女，才十七歲，正是莖筵年華，身材修長挺秀，皮膚白皙，圓圓的臉上，新月形的眉毛，又黑又長，雙眸又大又深，晶瑩澄澈，紅唇經常是抿得緊緊的，臉上神色總籠着輕愁，白皙的前額上有細長方形的刺墨。就整個面容、體態而論，伊娃莉確是一位美人。柴田自從調到馬赫坡以後，就看上了她，一直找機會跟她接近。和一般山地少女一樣，伊娃莉平日常到馬赫坡駐在所（日警駐紮的地方）去玩，她曾在馬赫坡「蕃童教育所」讀過書，能說流利的日語。日本自大正時期以來，在理蕃政策方面，積極推行日語教育，所謂「蕃童教育所」也由此而成立。伊娃莉知道柴田喜歡自己，但她和其他山地少女一樣，對日本警察非常厭惡和害怕。伊娃莉親眼目睹許多同年女伴被迫和日本警察同居，或在日警招待視察人員時被迫召去陪酒。伊娃莉因為身為馬赫坡首領之女，日警對她比較客氣，但她

在日警面前仍然小心翼翼。這次，伊娃莉婉拒說：

「柴田先生，我不想去。明天我要陪媽媽一起下田工作。」

山胞的習俗，男子狩獵，田裏工作多由婦女擔任，伊娃莉藉此推却柴田。

「你大姐、三妹都可以幫忙。明天你和我們一起去！莫那，明天一早就走！」

「不行，大人，我們不能隨便到神木那裏去，族人會恨我的！」

柴田覺得莫那魯道仍在推辭，不禁生起氣來，蹣下馬步，擺出了柔道的架勢。柴田中學時代就開始學柔道，他在其他部落任職的時候，憑仗柔道的本領制服了許多山胞。一到馬赫坡社，就從同事口中知道了莫那魯道，以及他過去種種不平凡的經歷，柴田知道非要給莫那魯道一個下馬威不可！他一直在找機會。

一九二七年，莫那魯道大約四十五歲。莫那是他的名字，但「魯道」却不是他的姓氏，而是他父親的名字，按山胞習俗，一般都將自己的名字放在前面，然後加上父親的名字，莫那魯道的父親全名是魯道拜依，因為反抗日軍而被殺，莫那繼其父之後擔任馬赫坡社的首長。泰耶族的首長，既非世襲，亦非選舉，全憑個人的實力而自然贏得，作酋長的資格是勇敢、有智謀、體格健壯、精於狩獵、長於外交。這些條件莫那全都具備，所以在酋長父親去世

後，很快就昇任其職，不久，甚至成為霧社部落羣的總酋長。一九二〇年和二五年，莫那魯道曾兩次率領霧社各部落反抗日警的暴政和虐待，但都因事機不密而失敗，這兩次失敗的經驗，使得莫那處事更謹慎、隱忍，表面上，對日警也儘量表示恭順。

柴田知道莫那曾經意圖反抗日警，也知道這位酋長很得人望，但依據自己過去的經驗，他認為只要制服酋長，理蕃的工作就能順暢無阻、為所欲為。就在柴田到馬赫坡後不久，他一直等待的機會終於來了。

一天，莫那魯道設宴請柴田喝酒。柴田知道山胞喝酒不醉無休，而且他們認為拒絕別人的敬酒，是極大的侮辱，常常因此引起決鬥。柴田以往藉這種方法制服過許多部落的酋長，這次，他又準備如法泡製。

莫那魯道當天晚上喝得已有七、八分醉意，他端起酒碗遞給柴田：

「柴田先生，以後請多多照顧我們族人，我代表大家敬你的酒！」

「莫那！」柴田擺出統治者的架子直呼其名，「我還要出去巡查，不能再喝了！」

「柴田先生，我們族人都知道你和松浦先生在這兒喝酒，不會有事的！」莫那魯道誠懇地說。

「我说不喝就不喝，我怎麼敢相信你們蕃人？」

「柴田，你就喝了這碗酒吧！」派駐馬赫坡的另一日警松浦知道柴田不喝這碗酒，一定會出事。

「不行，不能再喝，再喝就要倒了。」柴田一面說一面向松浦使了個眼色。松浦看柴田的神色毫無醉意，猜想他可能有什麼計劃，也就不再作聲了。

柴田把酒碗往桌上一擱，向莫那魯道搖搖手。

莫那見柴田公然在大家面前侮辱自己，再加上酒意已有七、八分，不禁勃然大怒，站起來就要求柴田決鬥。

「莫那，你竟敢要求我決鬥，反抗國家，要受處罰的，好吧，就給你一個機會，我不處罰你，就在這裏赤手空拳比一比，看誰厲害！」

柴田迅速起身，走到院子裏，擺好柔道的架勢。莫那魯道身高六尺一寸，站在柴田面前，整整高出一頭。但莫那雖然孔武有力，格鬥絕不輸人，却没學過柔道，個子高、重心也高，再加上酒意已深，所以，一交手就被柴田按倒在地。柴田環視四周圍觀的山胞，得意洋洋地大聲說：

「莫那！服了沒有？服了就稱我一聲『波貢』，否則絕不饒你，非把你的手臂折斷不可！」

這時，莫那的酒意已醒了一半，平日隱忍謹慎的性情又恢復過來，他深怕因為自己輕率的行為危害到族人，但是，在這麼多人面前公然受到如此嚴重的侮辱，酋長的顏面真丟盡了。仔細思索，權衡輕重後，莫那知道，自己受辱事小，族人受害事大。憑自己的本領、實力，繼續和柴田鬥下去，不是沒有扳平，甚至有取勝的可能，但這麼一來，固然爭回了面子，族人可就要遭殃了。莫那心中長嘆一聲，開口說：

「波貢，請原諒，一切依你。」按山胞語，「波貢」即「大人」之意，是山胞對領袖的稱呼，通常只對霧社的最高統治者——日本「霧社分社」的主任才如此稱呼，柴田要莫那這樣叫自己，顯然想表示他已經完全控制了驕悍的莫那魯道了。

「好，你既然服輸，從此以後可要聽我的，不准再亂來，永遠都要叫我『大人』，知道嗎？」

「知道了，大人！」莫那平靜地回答。

現在，莫那又見柴田擺出柔道架勢，知道這回無論如何推脫不了，他必須再忍耐，為了所有族人。

「大人，我願意帶路，但請讓伊娃莉留下，幫她媽媽的忙，好吧？」

「不行，伊娃莉跟我們一起去。明天一大早就出發。」

柴田斬釘截地說完，環視一下莫那魯道的家人，微微一笑，又盯伊娃莉看了一眼，揚長而去。

柴田一走，莫那的大兒子塔達奧立刻怒氣暴發：

「爸爸，那傢伙太蠻橫了，真不是東西！」

「唉！我們只有忍，機會總會來的。」莫那安撫長子，他深知在日本侵略者暴政之下，只憑一、兩人血氣之勇，一、兩家貿然反抗是没有用的。

第二天清晨，莫那和伊娃莉陪柴田出發往能高山深處去訪神木。

馬赫坡位於布嘉桑溪和馬赫坡溪匯流的臺地上。布嘉桑溪發源於能高主峯，馬赫坡溪則自能高南峯和安東郡山之間的谷地中蜿蜒而下。沿馬赫坡溪東行，即可攀登能高山。莫那等三人出發不久，就走入雜木森林，兩小時後，穿越了雜木林，進入高大的闊葉林。莫那走在